

劔

筭

劍筴第九卷標目

天棊篇

凡三十一事
凡四十一條

輕呂劍

水心劍

石穴劍

竹王劍

林邑劍

爲天子鑄劍

斬蛇劍

故劍

管涔劍

劔池上聳環珮音

夢授劍

袖劍詣丹丘

夢天子殿劍

劍碎頸

劔決腹

劔碎後貌

懷中劔

巨人劔

夢引劔

劔吼

擲劔

禱劔

劍不死

劍生兒

劍墜地

夢得廉頗劍

憂劍

星倚劍

礪劍無所傷

夢劍

目錄

劍筴第九

明甄爵錢希言撰 臨川湯顯祖訂正 臨川吳之甲授鏤

天裴篇

裴輔也周書大誥之辭

董子曰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
故受命之君天之所大顯也夫其窮祥
極瑞應圖合牒不可殫書然未有無其
德而有其事者又况劍爲神物耶非天
命何以得之哉非天命何以得之哉管

者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鳥之瑞
乃猶君臣祇懼動色相戒故春秋紀二
百四十二年裁異而不稱休嘉聖人蓋
有深意存焉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稽古翦商以訖于僞漢維是殊尤絕異
班班可考寧獨帝王貴天蓋將相后妃
皆然矣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詩曰
上帝臨汝無貳爾心箋天棊

輕呂劔

周車三百五十乘陳于牧野帝辛從

十三年正

月牧野商郊紂出朝歌二十里而迎戰也

武王使尚父與伯夫

致師

挑戰也

王既以虎賁戎車馳商師商師

大敗

戎車三百五十乘則士卒三萬六千三百五十人有虎賁三千五百人也

商辛奔內登于廩臺之上屏遮而自燔于

火

屏遮自障武王乃手太白以麾諸侯諸侯畢

拜遂揖之

太白旗名揖召也

商庶百姓咸

俟于郊

待文王于郊外也

郡賓僉進曰上天降休

再拜稽首

諸侯賀武王也

武王荅拜先入適王所

乃剌射之三發而後下車而擊之以輕呂

斬之以黃鉞

輕呂劔名

折懸諸太白

斬絕其首

適二

女之所乃既縊

二女妲己及嬖妾縊自縊也

王又射之

三發乃右擊之以輕呂斬之以玄鉞懸諸

小白

玄鉞黑斧小白旗名也

乃出場于厥羣

塲平治社以及

宮微宜去者宜居遷也

及期百夫荷素質之旗以

前干玉

素質白旗前
爲王道也

叔振奏拜假

群臣諸
侯應拜

假者也則曹
叔振奏行也

又陳常車周公把大鉞召公

把小鉞以夾王

常車威儀車也
三公夾衛王也

泰顛闔天

皆執輕呂以奏王王入即位于社太卒之

佐

執王輕呂當門奏
太卒屯兵以衛也

羣臣畢從毛伯鄭奉

明水衛叔傅禮

羣臣盡從王
而康叔相禮

召公奭贊采

師尚人牽牲

贊佐采牽
也侔王也

尹逸筴曰殷末孫

受德迷先成湯之明侮滅神祇不祀

紂字
受德

也神祇天地也舉天地則宗廟已下察可知也

明暴商邑百姓其

彰顯聳于昊天上帝

言上天五帝皆知紂惡也

周公再

拜稽首乃出

受天人命以改殷天明明命王天口也

立王子武

庚命管叔相

為三監監殷人

乃命召公釋箕子之

囚命畢公衛叔出百姓之囚

紂所拘囚者也

乃命

南宮忽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

忽即括散之以施惠

也乃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于三巫

王

者所傳實

乃命閔天封比干之墓

益其乃

命宗祀崇賓饗禱之于軍

宗祀主祀賓敬也饗祭前所禱

之神乃班

遷部京也及冢周書

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

癸亥

夜陳甲子朝誓也

武王左仗黃鉞右秉白旄以麾

曰遠矣西土之人

勞苦之

武王嗟我友國冢

君

冢大也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

亞次旅衆大夫

也其位次卿師氏大夫官以兵守門

千夫長百夫長

師率卒率及

人蜀羌髳微纘彭濮人

入國皆蠻夷戎狄羌在西蜀叟髳微

在巴蜀。纏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漢之南。武王所率將來伐紂也。稱爾戈。

稱舉

也。比爾于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

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索盡也。喻婦人知外

事雌代雄鳴則盡家也

今殷王紂維婦人言，是用自

棄其先祖，肆祀不答。

肆祭名。答問也。

昏棄其家國，

遺王父母弟，不用乃維。四方之多罪逋

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

言紂棄其賢臣而尊長逃亡，罪人信

川之

俾暴虐于百姓，以茲軌于商國。今予

發維共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過六步七

步乃止齊焉夫子勉哉不過于四伐五伐

七伐乃止齊焉

伐謂擊刺也多則六七以爲例也少則四五

勉

哉夫子尚桓桓

威武貌

如虎如罴如豺如離

此訓與

于商郊不禦克犇以役西土

禦疆謂禦

疆暴殺紂師之犇走者當以爲周之役也

勉哉夫子爾所不勉

其予爾身有戮誓已諸侯兵會者車四千

乘陳師牧野帝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

萬人距武王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

周禮環人掌致師致師者致其必戰之志也古者將戰先使勇力之士犯敵焉春秋傳曰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攝代御執轡御下櫛焉掉鞅而還攝叔曰聞致師者古入壘折馘軌倅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云

以大卒馳帝紂師紂

師雖衆皆無戰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紂走反入登羊鹿臺之上蒙衣其

珠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諸侯諸侯畢拜武王武王乃揖諸侯諸侯畢從武王至商國商國百姓咸待于郊于是武王使群臣告語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遂入至紂死所武王自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輕劍擊之以黃鉞斬紂頭縣大白之旗已而至紂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經自殺武王又射

三發擊以劍斬以玄鉞

司馬法曰夏執玄鉞玄鉞用鍤不磨

礪

縣其頭小白之旗

史記

水心劍

束皙字廣微元城人漢疎廣之後也王莽末廣曾孫避難自東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疎之足遂改姓焉皙博學多聞少游國學或問博士曹志曰當今好學誰乎志曰陽平束廣微好學不倦人莫及也晉武帝

嘗問摯虞三日曲水之義虞對曰漢章帝
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
亡村人以爲怪乃招携之水濱洗祓遂因
水以汎觴其義起此帝曰必如所談便非
好事哲進曰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言之
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云
羽觴隨波流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
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今君制有西夏乃

霸諸侯因此立爲曲水二漢相緣皆爲盛
集帝大悅賜暫金五十斤

晉書

晉武帝問尚書郎摯仲洽三月三日曲水
其義何旨荅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
月初生三女至三日而俱亡一村以爲怪
乃相推之水濱盥洗因流以濫觴曲水之
義蓋起此也帝曰若如所談便非嘉事也
尚書郎束皙進曰仲洽小生不足以知此

臣請說其始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流又秦昭王三日上巳置酒河曲見金人自淵而出奉水心劔曰今君制有西夏及秦霸諸侯乃因此處立爲曲水二漢相沿皆爲盛集帝曰善賜金五十斤而左遷仲洽爲陽城令

續齊諧記

梁元帝玄覽賦人腰水心之劔家給火

畊之田

唐僧皎然詩水心龍劔動地

肺雁山開

石穴劔

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暉氏相氏鄭氏皆出于武落鍾離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劔于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爲君巴氏子務相乃獨中之衆皆嘆又令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當

以爲君餘姓悉沉唯務相獨浮因共立之
是爲廩君乃乘土船從夷水至鹽場鹽水
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
留共居廩君不許鹽神暮輒來取宿日即
化爲蟲與諸蟲群飛掩蔽日光天地晦冥
積十餘日廩君思其便因射殺之天乃開
朗廩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廩君
死魂魄世爲白虎巴氏以虎飲人血遂以

人祠焉

後漢書

昔武落鍾離山崩有石穴二所其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人出于赤穴者名曰務相姓巴氏有出于黑穴者凡四姓曰暉氏樊氏柏氏鄭氏五姓俱出皆爭爲神于是相與一劍刺穴屋能着者以爲廩君四姓莫着而務相之劍懸焉又以土爲船彫畫之而浮水中曰若其船浮存者以爲廩君務

相船又獨浮于是遂稱廩君乘其土船將其徒卒當夷水而下至于鹽陽鹽陽水神女子止廩君曰此魚鹽所有地又廣大與君俱生可止無行廩君曰我當爲君求廩地不能止也鹽神夜從廩君宿旦輒去爲飛蟲諸神皆從其飛蔽日晝昏廩君欲殺之不可別又不知天地東西如此者十日廩君乃以青縷遺鹽神曰嬰此即宜之與

汝俱生弗宜將去汝鹽神受而嬰之廩君
立碣石之上望膺有青縷者蹠而射之中
鹽神鹽神死羣神與俱飛者皆去天乃開
朗廩君復乘土船下及夷城夷城石岬曲
泉水亦曲廩君望如穴狀歎曰我新從穴
中出今又如此奈何岬即爲崩廣三丈餘
而階陛相承廩君登之岬上有平石方一
丈長五尺廩君休其上投策計筭皆著石

焉因立城其旁而居之其後種類遂繁
并天下以爲黔中郡及漢高祖更名其地
爲巴郡因賦歛之巴人呼賦爲竇因爲之
竇人焉俗性剽勇善歌舞高祖愛其舞詔
樂府習之今巴渝舞是也漢末遷于漢中
楊車坂抄掠行旅百姓患之號爲楊車巴
魏武帝剋漢中特祖將五百餘家歸之魏
武帝拜爲將軍遷于洛陽北復號之爲巴

氏李特子雄僭稱王

晉書載記十六國春秋錄異記並見

夷水自沙渠入縣水流淺狹裁得通船東
逕難留城南城即山也獨立峻絕西面上
里餘得石穴把火行百許步得二大石竇
並立穴中相去一丈俗名陰陽石陰石常
濕陽石常燥每水旱不調居民作威儀服
飾徃入穴中旱則鞭陰石應時雨多雨則
鞭陽石俄而天晴相承所說徃徃有效但

捉鞭者不壽人頗惡之故不爲也東北面
又有石室可容數百人每亂民入室避賊
無可攻理因名難留城也管巴蠻有五姓
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劍于石穴約
能中者舉以爲君巴氏子務相乃中之人
又令乘土舟約浮者當以爲君唯務相獨
浮因共立之是爲廩君乃乘土舟從夷水
下至鹽陽鹽水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廣

大魚鹽所出願留共居廩君不許鹽神暮
輒來宿旦化爲蟲群飛蔽日天地晦暝積
十餘日廩君因伺便射殺之天乃開明廩
君乘土舟下及夷城夷城石岨嶮曲其水
亦曲廩君望之而歎山崖爲崩廩君登之
上有平石方二尺五寸因立城其旁而居
之四姓臣之死精魂化而爲白虎故巴氏
以虎飲人血遂以人祀鹽水即夷水也又

有鹽石即鹽陽石也盛弘之以是推之疑
即廩君所射鹽神處也將知是陰石是對
陽石立名矣事既鴻古難爲明徵

水經注

竹王劍

南中在管益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葉
榆桐師嵩唐侯王國以十數編髮左衽隨
畜遷徙莫能相雄長周之季世楚威王遣
將軍莊躋泝沅水出且蘭以伐夜郎植牂

物繫船于是且蘭旣射夜郎又降而秦奪
楚黔中地無路得反遂留王滇池躋楚莊
王苗裔也以繫船因名且蘭爲牂牁國分
侯支黨傳數百年秦并蜀通五尺道置吏
主之漢興遂不賓有竹王者興於遯水有
一女子浣于水濱有三節大竹流入女子
足間推之不肯去聞有兒聲取持歸破之
得一男兒長養有才武遂雄夷狄以竹爲

姓捐所破竹於埜成林今竹王祠竹林是也王與從人嘗止大石上命作羹從者曰無水王以劔擊石水出今王水是也破石存焉後漸驕恣

晉常璩華陽國志

漢武帝時夜郎竹王神者名興初有女子浣於遯水見三節大竹流入足間推之不去聞其中有號聲持破之得一男兒及長有才武遂雄夷獠氏自立爲夜郎侯以竹

爲姓所破之竹棄之於野即生成林王嘗
從人止石上命作羹從者曰無水王以劍
擊石泉便涌出今竹王水及破竹成林並
存後漢使唐蒙開牂牁郡斬竹王首夷獠
咸訴以竹王非血氣所生甚重之求爲立
後太守吳霸以聞帝封三子爲侯死配食
父廟今夜郎縣有竹王三郎是其神也

經水

並見

謹按梁任昉述異記則云夜郎之先有女子澆紗忽見三節竹流入足間聞其中澆聲剖竹視之得一男婦而養之及長有武畧自立為夜郎侯以竹為姓漢武帝元鼎六年征西南夷改為牂牁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賜以玉印後卒夷獠咸以竹王非血氣所生眾為立廟今夜郎縣有竹王神是也其說與本文酈道元水經注畧同

林邑劍

有范文日南西捲縣夷師雅夷奴也文為奴時山澗牧羊于澗水中得兩鱧魚隱藏

挾歸規欲私食郎知檢求文大慚懼起託
云將礪石還非爲魚也郎至魚所見是兩
石信之而去文始異之石有缺文入山中
就石治鍊鍛作兩刀舉刃向鄣因祝曰鱧
魚變化治石成刀斫石鄣破者是有靈神
文當治此爲君王斫不入者是刀無神
靈進斫石鄣如龍淵干將之斬蘆臺繇是
人情漸附今斫石尚在魚刀猶存傳國子

孫如斬蛇之劍也雅嘗圖文達行商賈北
到上國多所聳見以晉愍帝建興中南至
林邑教王范逸制造城池繕治戎甲經始
廟略王愛信之使爲將帥能得衆心文讒
王諸子或奔王乃獨立成帝咸和六年死
無胤嗣文迎王子于外國海行取水置毒
椰子中飲而殺之遂脇國人自立爲王取
前王妻妾置高樓上有從已者取而納之

不從已者絕其飲食乃死

林邑記

爲天子鑄劍

漢太上皇微時常佩一刀長三尺上有銘其字難識疑是殷高宗伐鬼方之時所作也上皇遊豐沛山澤中寓居茹谷泉有人歐冶鑄上皇息其旁問曰此鑄何器工者笑而答曰爲天子鑄劍慎勿泄言上皇謂爲戲言了亡疑色上曰今所鑄鍊鋼礪難

成若得翁腰間佩刀雜而治之即成神器
可以射定天下星精爲輔佐以殲三猾水
衰火盛此爲異兆也上皇曰予此物名爲
七首其利難儔水斷虬龍陸斷虎兕躡跼
罔兩莫能逢之斫玉鑄金其刃不卷工人
曰若不得此七首以和鑄雖歐冶專精越
砥歛鍔終爲鄙器上皇則解七首投于鑪
中俄而烟燄冲天日爲之晝晦及乎劍成

殺三牲以釁祭之鑄工問上皇何時得此
匕首上皇曰秦昭襄王時予行逢一楚人
于陌上授予云是殷時靈物世世相傳上
有古字記其年月及成劍工人視之其銘
尚存叶前疑也工人即持劍授上皇上皇
以賜高祖高祖長佩于身以殲三猾及天
下已定呂后藏于瑤庫庫中守藏者見白
氣如雲出于戶外狀如龍蛇呂后改庫名

曰霧金藏及諸呂擅權白氣亦滅及惠帝
即位以此庫貯禁兵器名曰霧金內府也
錄曰夫精霧變化其途非冥會之感理故
難常至如墳讖所載咸取驗于已往謠歌
僞說皆求徵于未來考圖披籍徃徃而騙
列矣觀乎工人之說諒妖言之遠効焉三
尺之劔以應天地之數故三爲陽數亦應
天地之德按鉤命決曰蕭何爲昴星精項

羽陳勝胡亥爲三猾國爲木德漢叶火位

此其徵也

王子年拾遺記

靈金內府太上皇徵時佩一刀長三尺上有銘字難識傳云殷高宗伐鬼方時所作也上皇息其旁問曰鑄何器工者笑曰爲天子鑄劍慎勿言曰得公佩劍雜而治之即成神鑑可克定天下昴星精爲輔佐木衰火盛此爲異地上皇解七首投鑪中劍

成殺三牲以釁祭之工問何時得此上皇
曰秦昭襄王時余行陌上一野人授余云
是殷時霧物工即持劔授上皇上皇以賜
高祖高祖佩之斬白蛇是也及定天下藏
于瑤庫守藏者見白氣如雲出戶狀若龍
蛇呂后改庫曰靈金藏惠帝即位以此庫
貯禁兵器名曰霧金內府

三輔黃圖

漢班固泗水亭錄靈金曜楚火流鳥飛

斬蛇劍

漢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蛇遂分爲兩徑開行數里醉因卧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何爲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爲赤帝子斬之故哭

人乃以嫗爲不誠欲笞之嫗因忽不見後
人至高祖覺後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
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

史記

高帝被飲夜行徑澤中前人反曰有大蛇
當道願還高帝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
劍斬蛇蛇分爲兩道開而過後人來者見
老嫗守蛇曰向者赤帝子過殺之見者疑
嫗爲詐欲笞之忽然不見具以狀告高帝

帝心喜秦始皇帝曰東南有天子氣于是

東游以厭之

宋書符瑞志

初高祖入關得秦始皇藍田玉璽螭虎紐
文曰受天之命皇帝曷昌高祖佩之後代
名曰傳國璽與斬白蛇劍俱爲乘輿所珪
傳國璽魏晉至今不廢斬白蛇劍晉惠帝
武庫火燒之今亡

宋書禮志

漢世傳高祖斬白蛇劍長七尺漢高祖爲

泗水亭長送徒驪山所提劔理應三尺耳
後富貴則得七尺珪劔捨舊劔而服之後
漢之世唯聞高祖以所佩之劔斬白蛇而
高祖常佩此劔便謂此劔即斬蛇之劔也

崔豹古
今注

城武縣之楚丘亭北黃溝世祖建武十三
年封劉茂爲侯國又東逕平樂縣右合泡
水水上承淮水于下邑縣界東北注一水

劍筴

卷九

乘

五

手帳

上承淮水于杼秋縣界北流世又謂之瓠
盧溝水積爲渚渚水東北流二渠雙引左
合澧水俗謂之二泡也自下澧泡並得通
稱矣故地理志曰平樂侯國也泡水所出
又逕豐西潭謂之豐水漢書稱高祖送徒
麗山徒多亡到豐西澤有大蛇當徑拔劍
斬之此即漢高祖斬蛇處也

水經注

後漢班固高祖述爰茲發跡斷蛇奮旅

神母告符朱旗乃舉

魏曹植漢高皇

帝讚屯雲斬蛇靈母告祥朱旗旣抗九

野披攘

唐睿宗漢高祖讚赫赫漢祖

應若興雲秦原鹿喪沛澤蛇分

李白

戰場懷古詩赤精斬白帝叱咤入關中

謹按金樓子孝經援神契諸書載孔子
夢三槐間豐沛市有赤蛇起呼顏回子
貢往觀之見赤蛇化爲金上有文曰卯
金刀後高祖起豐沛然則讖緯之說自
古而然五百年王者興
非聖人疇能知之乎

故劍

孝宣許皇后元帝母也父廣漢昌邑人少
爲宦者丞坐論鬼薪輸掖庭後爲暴室嗇
夫時宣帝養于掖庭號皇曾孫與廣漢同
寺君廣漢有女平君年十四五當爲內者
令歐侯氏子婦臨當入歐侯氏子死其母
將行卜相言當大貴母獨喜賀聞許嗇夫
有女乃置酒請之酒酣爲言曾孫體近下

人乃關內侯可妻也廣漢許諾明日纏聞
之怒廣漢重令爲介遂與曾孫一歲生元
帝數月曾孫立爲帝平君爲婕妤是時霍
將軍有小女與皇太后有親公卿議更立
皇后皆心儀霍將軍女亦未有言上乃詔
求微時故劔大臣知指白立許婕妤爲皇

后

漢書

隋蕭后賦感懷舊之餘恩求故劔于宸

劍筴

卷九

天紫

三

翠帷草堂

極

唐王昌齡詩

一聞漢主思故劍使

妾長嗟萬古冤

管涔劍

前趙劉曜字永明元海族子也生而眉白
目有赤光鬚髯不過百餘根而皆長五尺
自以形質異衆恐不容于世隱迹管涔山
以琴書爲事嘗夜閒居有童子入跪曰管
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劍一口置前

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劍長二尺光澤非常
赤玉爲室背上有銘曰神劍御除衆毒曜
遂服之劍隨四時而變爲五色斬準之難
自長安赴之僭即皇帝位

晉書載記十六
國春秋並見

山海經曰北次二經之首在河之東其東
首於汾其名曰管涔之山其上無草木而
下多玉汾水出焉而流注于河十三州志
曰出武州之燕京山亦管涔之異名也其

劍筴

卷九

天紫

五

翠峴堂
三頁矣

山重阜修巖有艸無木泉源道于南麓之
下盖稚水濛流耳又西南夾岍連山聯峰
接勢劉淵族子曜嘗隱居于管涔之山夜
中忽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
謁趙皇帝獻劔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
視之劔長二尺光澤非常背有銘曰神劔
服御除衆毒曜遂服之劔隨時變爲五色
也後曜遂爲胡王矣

水經注

劔池上聳環珮音

劉元少與劉裕善而輕何無忌遂不相得
去遊吳郡虎丘夜于劔池上聳環珮音一
女子衣紫羅衣垂鈿帶謂元曰吳王愛女
願來相訪元曰豈非韓重蕙紫玉耶遂與
元偕行謂元曰聞君與劉裕相得裕是王
者然與何無忌不美此人恐爲君患若北
仕魏朝官亦不減牧伯言訖不見乃在一

大陵松樹下去虎丘三里元乃仕魏官青

州刺史

吳苑

夢授劍

梁簡文帝諱綱字世讚武帝第三子昭明
太子母弟也封晉安王被徵入朝未至而
昭明太子謂左右曰我夢與晉安王對奕
我以斑劍授之王還當有此加乎四
昭明太子夢立晉安王爲皇太子臺城

陷太子坐永福省見侯景神色自若亡懼
容帝崩即皇帝位帝幼而聰睿六歲便能
屬文及長器宇寬弘未嘗見喜慍色尊嚴
若神方頤豐下須髯如畫直髮委地雙眉
翠色項毛左旋連錢入背手執玉如意不
相分辨眈眈則目光燭人讀書十行俱下
辭藻艷發博綜群言善談玄理自十一便
能親庶務歷試藩政所在稱美

南史

袖劍詣丹丘

隋開元末有老翁詣唐高祖神堯帝狀貌甚異神堯欽遲之從容置酒飲酣語及時事曰隋氏將絕李氏將興天之所命其在君乎願君自愛神堯惕然自失拒之翁曰公積德入門又負至貴之相若應天受命當不勞而定但當在丹丘子之後帝曰丹丘爲誰翁曰與公近籍但公不知耳神器

所屬惟此二人然丹丘先生凝情物外恐
不復以世網累心倘或俯就公若不相持
於中原當爲其佐神堯曰先生安在曰隱
居鄆杜間帝遂袖劍請焉帝之來雖將不
利于丹丘然而道德玄遠貌若冰壺覩其
儀而心駭神聳至則伏謁于苦宇之下先
生隱几持頤塊然自處拜未及起先生遽
言曰吾久厭濁世汝羶于時者顯晦旣殊

幸無見忌帝愕而謝之因跪起曰隋氏將
亡已有神告當天祿者其在我宗夙叶冥
徵謂鍾末運是來也實有心焉欲濟斯人
於塗炭耳殊不知先生弃唐虞之揖讓躡
巢許之遐蹤僕所謂醯雞夏蟲未足以窺
大道也先生笑而頷之帝復進曰一言可
以致昌邈得無有以誨我乎先生曰昔陶
朱以曾稽五千之餘衆卒殄彊吳後去越

相齊于齊不足稱者豈智于越而愚于齊
蓋功業隨時不可妄致廢興既自有數時
之善否豈人力所爲且非吾之知也言訖
不對帝知其不可挹也悵望而還武德初
密遣太宗鄴杜訪焉則其室已墟矣

神告錄

夢天子殿劍

清河張詵貞元中以前王屋令調於有司
忽夢一中使來召詵驚喜即命駕與中使

俱出出開遠門西望而去其道左有吏甚
多咸再拜于前過二百里至一城輿馬人
物誼誼然闐咽於路槐影四矗烟幕迤邐
城之西北數里又有一城城外有被甲者
數百羅立門之左右執戈戟列幡幟環衛
甚嚴若王者居宮闕臺閣旣峻且麗又至
一門中使引入門內百餘人具笏組列于
庭儀甚謹肅又有一殿巋然瓊玉華耀真

天子正殿殿左右有武士數十具甲倚劔
立殿上有朱紫中使甚多見一人戴冠被
袞龍衣凭玉几而坐其殿之東宇又有一
冠裳者貌若婦人亦據玉几在殿之西宇
有宮嬪數十列於前詵再拜舞蹈既而中
使又引至西宇下其儀度如東宇既拜中
使遂引出門及凡所經歷皆符所夢又天
后祔葵詵所夢殿東宇下戴冠被袞龍衣

者乃高宗也其殿西宇下衣貌如婦人者
乃天后也後數月因至長安有以歷代聖
圖示說者高宗及天后果夢中所見也

宣室

志

劔碎頸

太原王穆唐至德初爲魯旻部將于南陽
戰敗軍馬奔走穆形貌雄壯馬又奇大賊
騎追之甚衆及以劔自後碎穆頸殪而墮

地筋骨俱斷惟喉尚連初冥然不自覺歿
至食頃乃悟而頭在脰上方始心惋旋覺
食漏遂以手力扶頭還附頸須臾復落悶
絕如初久之方穌載還旻軍軍城尋爲賊
所圍穆於城中養病二百餘日方愈繞頸
有肉一指頭竟小偏旻以穆名家子兼身
以王事差攝南陽令尋奏葉令歲餘遷臨
汝令秩滿攝棗陽令卒于官

廣異記

劔決腹

肅宗在東都爲李林甫所構勢幾危者數
矣亡何鬢髮斑白常早朝上上見之愀然
曰爾其歸院吾當幸汝及上至顧見宮中
庭宇不洒掃而樂器久屏塵埃積其間左
右使令無有妓女上爲動色顧謂力士曰
太子居處若是將軍盍使我聞乎力士曰
臣嘗欲奏上太子不許曰無以動上念上

即詔力士下京兆尹亟選人間子女頗長
潔白者五人將以賜太子力士趨出庭下
下還奏曰臣它日嘗宣旨京兆閱致子女
皆囂而朝廷好言事者得以爲口實臣以
爲掖庭中故衣笏以事沒入其家者宜可
備選上大悅使力士詔掖庭令按籍閱視
得三人乃以賜太子而章敬吳皇后在選
中頃之后侍寢厭不寤吟呼若有痛苦氣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二十六十五

不屬者肅宗呼之不解竊自計曰上始賜
我卒無狀不寤上安知非吾護視不謹耶
遽秉燭視之良久乃寤肅宗問之后手按
其左脇曰妾向夢中有神人長丈餘介金
甲而操劍顧謂妾曰帝命吾與汝爲子自
左脇劍決而入痛殆不可忍及今尚未之
已也肅宗檢之于燭下則若有縫而赤者
存焉遽以狀聞遂生代宗代宗之載誕也

三日上幸東宮賜之金盤命以浴吳皇后
年弱皇孫龍體未舒負姬惇惑乃以宮中
諸王子同日誕而體貌豐碩者以進見上
視之不樂曰此兒非吾兒也負姬叩頭具
服上睨曰非爾所知趣取吾兒來于是以
太子進見上大喜置諸掌中向日視之笑
曰此兒福祿遠過其父上還宮盡留內樂
謂力士曰此一殿有三天子樂乎哉與太

劍筴

卷九

天乘

三

翠帳

子飲樂焉

柳氏舊聞

劍碎狡狴

朱泚及唐德宗將幸奉天自攜火精劍出
內殿因歎曰千年社稷豈爲狗鼠所竊邪
遂以劍斫檻上鍥狡狴應手而碎左右皆
呼萬歲上曰若碎小寇如斬狡狴不足憂
也及乘輿過夜侍從皆見仗上數尺光明

即火精劍也

杜陽雜編

懷中劍

湯氏子者其父爲樂平尉令李氏隴西望族素輕易恒以吳人狎侮尉尉不能堪某與其兄詣令紛爭令格罵叱左右曳下將加捶楚某懷中有劍直前刺令中胸不深數日死令家人亦擊某繫于獄州斷刑當決殺將入市無悴容有善相者云少年有五品相必當不死若死吾不相人矣施刑

之人加之以繩決畢氣絕牽曳就獄至夕
乃蘇獄卒白官官令卒以繩縊絕其夕三
更復蘇卒又縊之及明復蘇獄官以白刺
吏舉州歎異而限法不可呼其父令自斃
之又於州門對衆縊絕刺史哀其終始命
家收之及將歸第復活因葬空棺養之闔
室久之無恙乾元中爲全椒令卒

野史

巨人劍

竊勉者雲中人也年少有剛勇氣善騎射
能以力格猛獸不用兵仗北都守健其勇
署爲衙將後以兵士千人軍于飛狐城時
薊門帥驕悍弃天違法反書聞闕下唐文
宗皇帝詔北都守攻其南詔未至而薊門
兵夜伐飛狐鉦鼓震地飛狐人恟然不自
安竊勉憂甚而策未有所決忽有謀者告
曰賊盡潰矣有棄甲在城下願取之勉即

劍筵

卷九

天集

三

翠樓草堂

二六六

登城垣望見星月明朗有賊兵馳走顛躓者不可數若有大兵擊其後勉大喜開邑門縱兵逐之生禽卒數千人得其遺甲甚多先是勉好浮屠氏常誦佛書金剛經旣敗薊師禽其虜以訊焉虜曰向者望見城上有巨人數百俱長三丈餘雄猛可懼怒目呿吻袒肱執劔薊人見之盡慘然汗慄即馳走遠避又安有鬪心乎勉始悟巨人

乃金剛也益自奇之勉累官至御史中丞
後爲清塞副使也

宣室志

夢引劍

烈祖輔吳將有禪讓之事人情尚懷彼此
一二不樂周宗請之上曰吾夜夢爲人引
劍斷吾之頸意所惡之宗遽下階拜賀曰
當策立耳居數日而內禪

南唐近事

劍吼

劍筵

卷九

天齊

三五

聖賢室

梁朝將戴思遠任浮陽日有部曲毛璋爲
性輕悍常與數十卒追捕盜賊還宿于逆
旅毛枕劔而寢夜分其劔忽大吼躍出鞘
外從卒聞者愕然驚異毛亦神之乃持呪
曰某若異日有此山河爾當更鳴躍否則
已毛復寢未熟劔吼躍如初毛深自負之
其後戴離鎮毛請留戴從之未幾毛以州
歸命于唐莊宗莊宗以毛爲其州刺史後

竟帥滄海

正堂
開話

擲劍

偽蜀有趙溫主善表許術占人裁祥無不
神中蜀謂之趙聖人武將王暉事蜀先主
累有軍功爲性凶悍至後主時爲一二貴
人擠抑久沉下位王深銜之嘗一日于朝
逢趙公見之驚愕乃屏人告之曰今日見
君面有殺氣懷刃欲行陰謀但君將來當

爲三任郡守一任節制自是晚達不宜害
人以取殃禍王大駭乃于中探一匕首
擲地拜謝而退王尋爲郡遷秦州節度蜀
亡老于咸陽

禱劍

石晉朝丞相趙瑩布衣時常以窮通之分
隨一華岳廟是夜夢神遺以一筆二劍旣
而一踐廊廟再擁節旄

劔不死

燕之舊將周歸祐薊門更變之際以劔往
心刃自背出而不死奔于梁爲騎將之先
鋒焉十五年夾河百戰通中之瘡徃徃遇
之後唐莊宗入洛爲仇者於獵場席地而
坐滿挽而射貫腋而出創愈無恙仕至郡
牧節度留守後竟死于牖下

劔生兒

李顯忠之生其母數日不能娩有僧過門
曰所孕乃奇男子當以劍矢置旁則生已
而果生顯忠立于蓐人以爲異

劍墜地

廣南漢主劉隱乃次室段氏所生初長母
韋氏居家甚妬聞產隱仗劍于門令抱來
將殺之家人不敢匿及見劍墜于地蹠而
接之曰此我家之珽三日段氏亡韋鞠爲

巳子後爲後漢高祖

夢得廉頗劔

壽春屠者鄭就家至貧嘗夢一人自稱廉頗謂巳曰可于屋東掘地取吾珪劔當令汝富然不得改舊業就如其言果獲之踰年遂富後泄其事于是失劔

稽神錄

憂劔

彭城劉載之儒家子修辭學外常事北極

香火不懈疑陷長安在宣揚里爲寂所虜
力役勞苦之事素非所能稍或遲舒必承
之以劔性命憂迫在乎頃刻而密誦神呪
以求其祐是夕有一人如軍士之飾引其
手若騰躍于空中良久覆地是夕月光如
晝但見山門參差泉聲流激已在巨石之
上驚異之際有村童前引入洞府中宮闕
深巖層城煥麗金樓玉堂奇禽珍木周還

數十里有謁者平剝袞袖云大帝君令於
賓宇憩息俄賜酒饌仙果二仙官與之宴
飲頃之得朝謁大帝叩顙謝恩于闕下命
二童送之食頃已達泗州

道教靈
驗錄

星倚劍

僞吳鄂帥王璜少爲小將從軍圍潁州夜
夢道士告之曰旦有流星墜地能避之當
至將相明日衆軍攻城城中矢石如雨璜

仗劔倚柵木而督戰俄有大石正中其柵木及璵鎧甲之半皆糜碎而璵無傷因歎曰流星正爾邪由是白負卒至大官

王輿少從軍攻潤州爲巨弩所射中右耳矢自左耳出又中旁一人猶立死輿扶歸營臥百餘日復起耳至老不聾亦無癢疾

莫不異之前席

礪劍無所傷

成都府廣都縣人陳微自少年嘗誦金剛經與胥姓馬者有隙一旦事故亡匿馬生揚言欲追捕之陳乃礪一匕首行坐相隨儻遇馬生必能刺之誓不受其執錄或一日行於村路蒼蒼間馬脊伏而掩之陳抽刀一揮馬生仰倒由是獲脫至前方悟手

之所揮乃刀鞘及歸所匿處刀刃宛在本
不偕行馬脊亦無所傷何其異也

北夢
瑣言

夢劍

李徵古宜春人也少時賤游嘗宿同郡潘
長史家是夜潘妻夢門前有儀注鞍馬擁
劍鎗錄衛隊約二百人或坐或立且云太
守在此泊見乃寓宿秀才覺後言於潘曰
此客非常人也妾來晨略見餞酒一鍾贈

之金扼腕曰郎君它日富貴慎勿相忘李
不可知也來年至京一舉成名不二十年
自樞密副除本州刺史離闕日元宗賜內
庫酒二百瓶

南唐
近事